

ひとり日和

飞特族 (Freeters) 青春自白

2007年芥川奖夺冠作品  
日本最受瞩目畅销小说



# 一个人的好天气

青山七惠 著

竺家荣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I313.4/133

2007

# 一个人的好天气

青山七惠 著 竺家荣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人的好天气/(日)青山七惠著;竺家荣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9

ISBN 978-7-5327-4351-3

I.一... II.①青... ②竺...

III.小说—日本—现代 IV.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10028号

HITORI BIYORI

Copyright © 2007 by Nanae AOYAMA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7 by Kawade Shobo Shinsha, Publisher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wade Shobo Shinsha, Publishers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一个人的好天气

ひとり日和

[日] 青山七惠 著  
竺家荣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李建云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图字: 09-2007-576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5 插页2 字数49,000

2007年9月第1版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4351-3/I·2460

定价: 15.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021-56628900

春  
天



一个雨天，我来到了这个家。

有间屋子的门楣上摆着一排漂亮的镜框，里面全是猫的照片。再往屋里一看，从左面墙开始，隔过中间窗户，一直转到右面墙的一半，又挂了快一圈儿猫的照片，我懒得去数多少张了。照片有黑白的，也有彩色的；有的猫不理睬我，有的猫死盯着我。整个房间就像个佛龛，令人窒息。我呆呆地站在门口。

“这围脖真好看哪。”

身后有人抻我的针钩围脖，回头一看，一个小老太太正凑近围脖眯着眼睛细瞧着。

她拽了一下日光灯的灯绳，喀嚓一声，屋里立刻充满了白色的光线。随后她打开了窗户，窗外小院篱笆墙对面就是地铁站，中间只隔着一条小路。一阵轻柔的风夹着雨雾拂过我的面颊。

我俩默默无语地站在窗前，这时，随着“当——当——”的警报声，传来了车站的广播。

“电车进站了。”

老奶奶说道。她脸色苍白，加上一道道的皱纹，使我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几步。

“你就住这间吧。”

老奶奶说完，就出去了。

看她那样儿也活不了多久，没准下星期就差不多了。

记得当时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来到这个家的时候，我没有自报姓名，我不好意思说。因为长这么大，我几乎没有主动告诉别人、别人也没有主动叫过我的名字。

出了小站，我照着母亲给我画的地图，故意慢慢地走。被雨雾打湿的头发贴在脸上。我穿着厚厚的毛开衫，裹紧了围巾，还是觉得冷。四月份都过了一半了，今年就没有一天是好天气。我在路边放下背包，打算找把折叠伞，可是包里衣服和化妆品塞得满满的，怎么也找不着。翻包时，还把硬塞在最上面的一堆纸巾散了一地。

妈妈画的地图就像把地图册复制下来似的，每一条小胡同都细细地标了出来。她还在地图下边，用她那初中生写的似的圆圆的字一笔一画注明路线顺序：先沿着北口的商店街一直走，然后在正骨院所在的街角向左拐等等，啰里啰嗦的。担心我吗？真寒碜人。我都二十岁了，妈妈还

把我当成独自一个人就会害怕伤心的不懂事的孩子呢。妈妈准是在我睡了之后，在昏暗的客厅里写这些的，还自认为这就是母爱吧，我心里窃笑着。

我用拇指把因湿气而变得皱皱巴巴的信纸刮平。字迹已经模糊了，我又用手掌来回刮个几回，结果弄成了一片灰色。

今天早上，我和妈妈在新宿分手。“注意身体啊。”她说着摸了摸我的头和肩膀。我不知道该看哪儿好，一边挠着屁股，一边“嗯、嗯”答应着。我们俩站在检票口前面，被进出站的人撞来撞去，还遭了白眼。我碰碰妈妈的胳膊，想换个不挡道的地方，她却忽地挺直了身子，装作没意识到我的动作，朝进站口的电子屏幕望去，好像要跟我说什么，我朝她摆摆手，像要甩掉她一般，说了声“加油啊”，就小跑着穿过检票口，下了楼梯，上了电车。电车开动之后，我还感受到背后妈妈投来的视线。

从车站出来，我和三个中年妇女擦肩而过。看样子她们是去超市买东西，里面穿着宽松的白色圆领衫，外面套了件有衬肩的外衣，都走到马路上去了，三人还是并肩走着。经过我身边时，飘过来一股浓浓的香水味。我并不讨厌这个味儿，人工的，香甜香甜的，是我怀念的那种气味。我突然觉得寂寞起来。我老是这样，刚刚还沉浸在怀念中，转瞬间就会觉得不安。她们三人都穿着拖鞋样的鞋子，看



上去很舒适。无意中一转脸，瞧见旁边鞋铺里摆着好几双那样的鞋子。

从正骨院拐过去，又穿过几条胡同，走到尽头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油漆剥落的院门上吊着个小红筐，大概当邮箱用的吧。其实这房子就在车站站台尽头的对面，却得从商店街绕道走。沿站台也有一条路通过来，可有篱笆墙围着，不能直接从那儿进院子。

院门上没有挂名牌。进了院门有条小路通向后面的院子。大大小小光装了土的花盆占据了小路一半的面积。房子外墙也和院门一样油漆剥落，红黑掺杂，斑斑驳驳的。大门旁边有个灰色的水池台，上面堆放着几只水桶。另一边种着一株快顶到房檐的高大的山茶花，显得格外壮观。叶子被雨打湿了，绿油油的，粉红色大花点缀其间。山茶花这个季节开花呀，我心里暗想。

“真不想来这儿啊。”我怀着真情实感，把心里想的话说出了声。一旦说出声来，反倒感觉虚假了。其实怎么都无所谓。不是我想不想来的问题，妈妈叫我来，就来了呗。只要能在东京生活，怎么着都行啊。

带我参观了房间之后，老奶奶端出了茶，接着又是帮我打开先一步寄到的纸箱，又是帮我洗衣服、做饭、准备洗澡水。在老奶奶帮我打开行李箱的时候，我们有一搭没

一搭地聊着天气啦、这一带的治安之类无关痛痒的话题。我没兴趣聊天。看着老奶奶从纸箱里把我的衣服一件件拿出来抻直了再叠起来的背影，我心里直琢磨，回头还得表示表示感谢吧。

话越来越少了，开始感觉不自在时，她离开了房间。我深深地吸了口气，仰起脸吐了出去，之后一直在房间里待到老奶奶叫我吃晚饭。

晚饭很简单，饭菜也做得很少。

“再来一碗吧？”

“哦，谢谢。”

我把碗递给她，她盛了满满一碗给我。

“能吃真是好啊。”

“哎。”我应了一声，接过饭碗吃起来，心想，再有点儿菜就好了。

“我也再来一碗。”

说着，她也给自己盛了满满一碗。我嚼着腌萝卜，又“哎”地应了一声。

“看电视吗？”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操作遥控器的那只布满皱纹的手。

“没什么好看的吧？”

她启动快速换台功能，转到最后一台是夜场棒球实况

转播。老奶奶吃饭时根本不朝电视那儿看。兴许上了年纪的人，看画面不如听声音吧。

她吃饭很轻，没有吧唧吧唧嚼东西的声音。我不熟悉老年人的生活，不过我早就想好了，不管代沟有多大，我该怎么着还怎么着。没想到也差不了多少。甜点是自制的咖啡果冻。她把奶油挤成漩涡状的架势也蛮像那么回事。

饭后，我坐进了没有通电的被炉，心不在焉地看一会儿电视，再看一会儿老奶奶拿给我的书。头一晚住这儿，跟她说点儿什么好呢？我盯着打开的那页书，反反复复地看着同一行字。

我还没有从今天起要和这个人一起生活的意识。虽说是自己来这儿的，可是就像被寄托在邻居家、晚饭后该接走的孩子那样，老是觉得不自在。

电视里，解说员声嘶力竭地叫嚷着。

“知寿，你喜欢棒球？”

听到别人叫我的名字，吃了一惊。好久没人这么叫我了，多少有点儿心颤，还有种不快的预感。

“也不怎么看。”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是吗？我还以为你很喜欢呢。”

说着，她就关了电视，从大围裙的兜里拿出毛线和棒针，织起一个圆圆的什么物件来。

果盘里堆着满满一盘小粉肠，我已经吃饱，可是受不

了这样的沉闷，加上百无聊赖，只好又吃起来。嘴里咸得不得了。猫咪凑过来，她把吃进嘴里的一根“呸”地吐到手心里，让猫咪吃。

“不好意思，让你和我这老太婆一起过，我叫荻野吟子。”

她突然自我介绍起来，为不让这对话中断，我赶紧接过话茬回答：

“啊，我叫三田知寿。以后给您添麻烦了。”

“我先泡，行吗……”

“什么？”

“我喜欢泡头澡。”

“噢，请吧，请吧。”

“那我先去了。”

她刚一出屋，我马上就地一躺。看来她不太老古板，想到这儿，心情多少轻松了些。她这么热情招待我，我倒不自在了，还不如就把我当作吃家里闲饭的女儿呢。刚才一直强装的笑脸，现在还没松弛，我伸出双手使劲拍了拍自己的脸颊。刚才吃了一小块小粉肠的那只黄猫咪，躲在角落里警觉地瞧着我。

听见浴室响起哗啦哗啦的水声后，我从厨房开始，一个一个打开我所能找到的抽屉。每个抽屉都没装满。洗碗池下面的抽屉里只放了两双长筷子。地板下的储物箱里放

着三大瓶自家腌制的梅子酒。红色的瓶盖上用黑色碳素笔写着平成七年<sup>①</sup>六月二十一日。

顺便走进她的房间——就在我的房间对面，茶色花格窗帘旁边，挂着一串褪了色的纸鹤。走近一看，好像是用广告纸之类的叠的。我用手拨弄了一下，落下不少灰尘。旁边有个小佛龕，我不想看。

在小衣柜上面，放着一只玻璃门橱柜。里面满满当地摆着老式汽车模型和东京塔模型，还有其他城市的模型。最里面有个俄罗斯娃娃。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反正是娃娃中套娃娃那种。在苏维埃时代去苏联出差的叔叔曾经给我买过，所以有印象。

这就是老人的生活啊。我抱着胳膊环顾着四周时，听见浴室的门吱呀一声开了。我打开玻璃门，随便抓了一个最外面的小丑木偶，返回自己的房间。我在窗边等着看电车进站，一边摇晃手里的那个木偶，木偶的脑袋啪嗒一下掉了下来。

我趴在淡淡的草绿色的榻榻米上，鼻子贴近榻榻米使劲闻着，旁边已经铺好了干净的被褥。

我翻过身仰躺着，一张张看起门楣上那些猫咪的照片

---

① 即一九九五年。

来，还给它们分别起了名字。三毛、小花、黑子、点点、黄咪咪、红鼻头、肥肥。数了数一共二十三张。这些猫的照片到底是怎么回事？刚才参观房子的时候，吃饭的时候，都没好意思问出口。

我闭上眼睛，想象着以后的日子。

“我和老太婆住一块儿了。”

“哦。”

阳平应声时眼睛不离电脑屏幕。他在跟电脑玩麻将，嘴里不停地冒出乱七八糟我根本听不懂的词，什么“混蛋”啦“哇——”的，一个人玩得还挺起劲。

两周前搬到吟子家后我们就一直没见面，可是看他的表情，好像刚刚才分开不久似的。从吟子家到这儿要倒三趟车，花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一犯懒，来得也就少了。但是今天我能这样勤快，特意到这儿来，总该得到句表扬什么的吧。

“你干吗非得住这儿？”

不管我怎么给他捏背，按摩他的头，舔他的耳朵，阳平都没有反应。

“你觉得我特讨厌吧？”

“什么？”

他似乎烦透了，看都不看我。

“算了，我走了。老太婆等着我呢。”

我抓起包，使劲把门摔上，也没听到任何反应。我拿着手机等了一会儿，然后朝车站跑去，就像要逃离寒冷的春风、逃离挫败感似的。

走在通向车站的樱花行道树下，白色的花瓣飘落身上，我不禁烦躁起来。我不需要春天这样不上不下的季节。连晴天也让人觉得冷，就盼着夏天快点儿来。冬天完了就是夏天该多好。一听人家说樱花怎么怎么美，款冬花茎、菜花、新鲜的洋葱头怎么怎么好吃，我就来气。真想给他们一句“有什么可显摆的”。我才不会为这些个东西瞎激动呢。

又加上吃的花粉症的药，搞得我今天鼻干喉咙渴，就更烦了。我吸了吸鼻涕，闻到一股子血腥味。

跟阳平交朋友有两年半了，可我们从不出去约会，去年连生日礼物都没有互送。我们俩见面一般泡在屋子里，从没讨论过任何问题，也没吵过一次像样的架。说得好听一点，彼此的存在犹如空气。但实际上，我们互相都感觉对方是可有可无的，这跟空气有本质的区别。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分手，也不知道怎么分手，凭感觉这段恋情差不多走到头了。反正迟早要结束的话，就顺其自然吧，用不着自己去主动加快分手吧。

他是我高中的学长，现在在大学学系统工学。他对学

习不怎么上心，整天在房间里跟电脑玩游戏。我常常对着他的后背看书或沉浸于空想。他玩得告一段落后，我们就会做爱。他是个不讲究技巧、精力旺盛的人。

差不多三次有一次我会拒绝他。

回到家时，吟子正在被炉前做刺绣活儿。她家被炉上盖的被子格外地厚实。满是毛球的驼色毛毯上有一层茶色的毛毯，上面又加了一层和服外衣似的红色羽绒被。

“我回来了。”

“啊，回来啦。”

吟子将滑落到鼻头的眼镜推回了原位。我努力掩饰着刚才在阳平那儿受的委屈，笑嘻嘻地把外套挂在墙上的衣钩上。

“吃羊羹吗？”

“哎，谢谢。”

吟子“嗨”一声使劲站起身来，把水壶放在炉子上后，左手扶着椅背，右手撑着腰，站在那儿半天没动地方。我也不由自主地站到她身边。洗碗池上方的小窗户正对着外面的小路，我看了半天没觉得有什么可看的，终于绷不住劲儿了，小声嘟囔了几句。

“看样子你事事不顺心哪。”

“你说什么呀。”



我懒得跟她解释，哈哈地笑几声糊弄过去。吟子也呵呵地笑了。

厨房餐桌的一角放着一长条羊羹，一半露在刚打开的玻璃纸外面。

“我来切羊羹吧。”

“厨房炉灶上，开水自沸腾，无人理睬好悲伤。”

“什么呀？”

“这俳句不错吧。”

“你说什么呀？”

“这是我侄子上中学时，获学校三等奖的俳句。”

“厨房炉灶上……下面是什么？”

“厨房炉灶上，开水自沸腾，无人理睬好悲伤。”

“厨房炉灶上，开水自沸腾，无人理睬好悲伤。对吗？哈哈，还挺伤感的。”

我用水果刀切羊羹，像切年糕那样，切得薄薄的，每片都切得一样薄。忽然觉得心里舒坦多了。我想，不管什么事，照这样悄然果断地、不拖泥带水地作个了断就轻松了。

吟子还保持着刚才那个姿势。

她又瘦又小，柔软鬋曲的白发自然伸展到肩头。

她系着土黄色的大围裙，腰杆总是挺得直直的，好比捏出来的有棱有角的寿司。大围裙兜里总装着钩针和沟鼠